



漢書門
類號八函架冊
四三六八
一四

漢書
類號八函架冊
四三六八
一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348
冊數	14 (5)
函號	277 11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合泰四書蒙引存疑定解卷之九 下論

楊維斗

兩先生鑒定

查伊璜

潭陽

劉弘祖遠公 泰閣

吳當元任 手輯

昭武

唐亮工欽代 較正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蒙引此禮樂所指甚廣上而宗廟朝廷下而州閭鄉黨大而冠
婚祭享小而動靜起居凡日用常行之間莫不有禮樂焉故曰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野人也。是謂其質勝文也。後進於禮樂君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子也。是謂其文質彬彬也。夫先進於禮樂，乃文武成康之舊，即彬彬之君子也。後進於禮樂，乃周末文勝之弊，即文勝質之史也。時人以君子為野人，以史為君子，蓋文勝之時，溺於流俗而不自知矣。○先進謂先時進上的人，後進謂後時進上的人。○原訓○前○華○後○華○此○猶○通○參時人語意，亦只是夫子億度如此。只宜潭說，不可說破。先進是統論前代，不止周初。後進是周末文勝之時，即夫子當時也。

矣。豈特從先進而已哉。

存疑如用之，只據自己言，不是得行其道，而用禮樂。○夫子原

不魯以時論為非，只從先進則其失自見。

參用字還作苟有用我者之用，是秉權制作有待而為益禮樂

非藉有權位不能用也。存疑謂用之只據自己言，則夫子何嘗

一日從後進，又何必曰如用之乎。從先進不止周初，如顏淵問

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皆所以從

先進也。吾字從字，須看得鄭重有關係。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蒙引重在上句。孔子豈以其不在門為憾哉。以其嘗相從於陳蔡間。時往來於懷而不能忘耳。于此可見聖人所以待弟子之至情矣。

蔡陳蔡之阮。或者天啓不謂畢世沉淪空交一段往事也。冷冷思之。含情無限。專以離索興懷。則轍環之迹。聚散何常。何人不可思。何地不可思。必於陳蔡間乎。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游子夏

蒙引此十人者皆從夫子於陳蔡者也。門人以其各有所長故

分其目以記之。非當時夫子有如是之品題也。

作文亦只宜敘事。不可看。讓論。

蒙存合四科不重品評優劣。只重從陳蔡者有若人德行等字。不宜分拆德行者充養完粹而表裏如一。言語者資識明敏而辭理特優。政事者才猷練達而克堪。幾務文學者理致精研而溢發華采。每句俱點與陳蔡之難字。并指夫子所思的意。諸賢事實恐不精不完。不如空說。參聖門諸賢不盡於四科。而四科亦不足以限諸賢。如長府之對閔子之言語也。賢才之問仲弓之政事也。一貫之傳子貢之德行也。絃歌之教子游之政事也。為邦之問顏淵之政事也。結

纓之節子路之德行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蒙引聖人本意全在下句謂他弟子於問辨之間常有以發吾所未發是我蓋常得其助若回也則非有助於我者也蓋凡聞人之言者必有所疑然後有所問必有所問然後有所發今回也于吾之言或巨或細或精或粗無不歡然領受而一無所疑既無所疑安得而有助於我哉
參摠是深喜顏子悟道之妙一順說下猶云回不是助我的乃是於吾言無所不悅的兩句合成一語方盡形容中間不得着

一何也作轉語無所不悅註云默識心融是朱子推出来以見夫子發言之故不可實講只淺地還他無所不三字猶云不見其悅不見其所悅而但末見其不悅而已其與聖心相悅以解處全在語言外有得魚忘筌之妙故曰悅不專在無疑句上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蒙引或以其獨處人倫之變故夫子稱之此說於夫子本意全不切夫子本意只是見其孝友之寔云耳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摠見其寔有是孝也重在人不間三字

叅家語列傳載記未必盡寔使其果寔聖人未嘗為大舜諱未聞述頑嚚便為大舜傷心諱也且知其諱而又寔之莫若渾還之為是間即禹吾無間然之間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叅此非治詩工夫乃治心也說者作謹言解固不錯然三復之意乃是一段精神真修省處子謂當作防玷之心看蓋本兢業以為言箴分明是借篇什以為心箴耳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叅吾門從事於學者衆矣夫子何獨以好學許顏子蓋顏子之學不以言而以心直從夫子源頭處竟自理會所謂超然絕塵而奔者也先儒嘗曰顏子者聖門之絕學如徒以見聞名物為學顏曾而下豈乏其人豈尼山之學脈哉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叅古人多以車馬為賻如解左驂之類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正謂夫子與回師弟最厚使夫子得以盡情又以其子有五佐之才生不得沾一命之榮故欲藉此以寵榮之耳不然門人且厚塋之獨不能買一椁乎此與子路使門人為臣一般意思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蒙引才不才慢說回鯉字出註是會意解，不可以集註言鯉之才雖不及顏回，來硬貼首句不才字，不可解作不及其才，分明是說不才。

參吾不徒行數句，俱就不舍車於鯉講。末補不可舍車於回，意蓋鯉死不為槨，吾之待子如此，倘又為回之槨，是不以待子者待回也。待回必若待子之得宜，情誼何等懇切。若曰吾既不舍車於子，又安肯舍車於回，便非聖人口氣。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蒙引孔子意謂吾道全賴顏子以傳，今回既死，則吾之身雖存而吾之道已亡，是回之死人，但知其為天喪回，而不知其為天喪予也。

參第二句是回頭再哭。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

慟而誰為

蒙引。造者曰：子慟矣。此亦不欲其過於傷之意，非誠之也。乃覺之欲令其節哀也。

參此見惟顏子可當痛哭夫人二字重喚方得慨嘆口氣夫人
即是予即是堯舜以來的人即是千古絕續的人哭死非為生
與哀係今古則其慟也有所為而為也亦不覺其有所為而
也視其人而已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門人厚葬之 子曰回也
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蒙存合視予猶父言其平日盡道于我不得視予猶子言其不
得盡道于回須看不得二字言回也平日于我有教則從有事
○能○之○類○有○事○則○趨○有○雅○則○赴○如○匠○人○之○圍○康○蒸○之○既○之○類○
則趨有雅則赴其視予真猶所生之父也今也厚葬而不循理

不如葬輕之得宜是吾向也得盡道於輕而今也不得盡道于
回是予不得視猶子也回以父視我我不得以子視回寧無恨
哉非我也二句正言已所以不得以禮處回而視猶子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
知死

蒙引問事鬼神是問事鬼神之道當如何曰未能事人為能事
鬼盍亦先求其所以事人之道耶敢問死何為而死也曰未知
生焉知死盍亦先求其所以生人之道耶蓋誠敬既足以事人
則所以事神者即此誠敬矣能原始而知所以生則能以是反

終而知所以死矣

存疑夫子於季路非不告以事鬼神也曰未能事人為能事鬼即事鬼神之道已盡露之矣非不告之以死也曰未知生焉知死即死之理已盡露之矣大哉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閔子侍側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蒙存合閔：是剛氣不露和氣外見侃侃是和氣不足剛氣少露若行行則全是剛氣發露全無含蓄之意惟剛足以進道非柔懦謹愿者可比故夫子樂之下文然字亦妙說由也似有不

得其死模樣正與氣象相應然戒由只泛就他氣象說勿露行行蓋行行亦就好邊說俱是記者之言

○泰子樂非樂諸子也當時聖賢相對神氣藹然流貫如春在花如花在春無可剖析一時氣象千古神情直謂之曰子樂而已若謂樂其閔閔侃侃行行諸子生平如此何待侍側時始樂下節不是憂正樂中之神情蓋見他這等氣象必能為斯世擔當一事玩然字絕不說然乃危言以提醒之

○魯人為長府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蒙引魯人亦當道人也為長府徹其舊而更新之也閔子以其

勞民傷財。因諷之曰。凡改作。事出于不得已。則為之可也。以予
講俱渾融不粘時事最得休
觀之。今之長府。若猶在所得已。只仍舊貫如之。何而又何必改
作為。此兩句。只是一連串意。無有始而商量未決。繼而確乎不
易之意。但其辭。淺容而厲。皆先輕而後重。如答季氏使者亦然。
○貫字輕。只如俗說。照舊貫做。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蒙引。閔子平日是個持重寡言底人。今因魯人之改作。而一發
此言。極切中時務。總是愛民惜財之意。故夫子稱之曰。此人
胡亂說話。但說着便中理。蓋長府在當時。理當仍舊。不當改作。

閔子諷令仍舊而不改作。此所以為當理。不必言一正一反二
句。相趕說。與不遠游。必有方相類。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
矣。未入於室也。

蒙引。此當以由字對丘字看。丘所尚者。中和也。而由之瑟。則不
中和。言此。以藥子路。欲其變其剛強之氣。習也。蓋人於音樂。最
有不容以偽為者。心動於氣。氣發於聲。所謂得之於心。而應之
於手者也。使子路因夫子之言。而欲改其北鄙殺伐之聲。亦自
養心養氣始。夫子之言。固不專為鼓瑟也。○門人。孔子門人也。

夫子釋之曰由也之學已升堂了特未入室耳蓋入道次第譬
之由入門而升堂由升堂而入室以有家言之堂者高明闡爽
之地猶道之正大高明處也室者一家之深處猶道之精微之
與也謂之升堂者言其道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也謂之未入
室者特未深入精微之與也○由之瑟為子路言也升堂矣為
門人言也為子路言則諷其所短為門人言則表其所長無非
教也○

存疑重在升堂上若重未入室却似取之矣若衣敝緼袍而不
恥浮海之從言志則教養兼舉是升堂也何足以減無所取裁

程子曰若達便是這氣象是未入室講此題少不得用寔事証
之○

參點化子路全在把由與丘對炤按瑟只是借景耳故由也升
堂二句不復辨瑟而直造由了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曰然則師愈
與 子曰過猶不及

蒙引聖人即二子之為人而以義理斷之皆是就中上看得一
个是過一个是不及也即此就見得只為子貢不達故漫告之
孔子此言么是言二子各有所偏不相上下之意而子貢未喻

以為過者勝於不及子曰非也過亦猶乎不及過猶不及是
前意不必依慶源分才質義理總是子貢不辭夫子之意耳若
如所云則夫子須答云以義理論則過猶不及也不必說
恭過不及是各就二子造詣說原非低昂二見子貢便執此而
賢師于商猶是好高之見故夫子曰過猶不及所以點化子貢
耳然此語只就過不及論道理非就師商上論人品語意只重
抑過上見得過的病痛與不及的一般倒說不可平說不可粘
着二子說不可以中字作斷亦不可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子曰非吾徒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蒙引此兩句求之罪案也意若曰周公以王室至親云季氏
已富於周公儘過了無待于益矣而求也又為之剝民以益之
豈不負聖人之教耶故聖人責之○附益猶增也加于其上之
謂附○求所為如此非吾輩人也鼓所以號衆故為聲其罪謂
宣其罪於衆使人共知之攻非攻伐之攻責也
存疑既曰非吾徒又曰鳴鼓而攻是欲大家去救正他使改過
遷善也註愛人無已須兼二句看
恭聖人以此責求重在害民以助不義不在季氏之甚富也若

曰富而未甚。可以聚歛益之乎。不曰富于魯而曰富於周。公不特見季氏之僭而周公勤勞恭儉之德。亦可想見矣。若講作富於魯者非是。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象引人之氣質不能無偏。學所以變化氣質。矯其偏而歸于中耳。故聖人於四子。歷指其偏處以詔之。曰柴也病于愚。參也病于魯。師也病于辟。由也病于喭。夫子以是告之。非訐人之短也。蓋欲使其知其所病處而克治之。如愚者使進於明。鈍者使進于敏。辟者使進于誠。喭者使濟以文。各矯偏以就中耳。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象引回也。其庶乎。言幾與道為一也。此近道與忠恕近道。知所先後則近道不同。如聖人則與道俱化矣。顏子猶有未醇在。故只曰近道。屢空却又於顏子身上指出一件守人之所不能守處。說另是一說。正所謂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者。只為顏子貧故云。若顏子富。雖不屢空亦不害其為近道。使顏子肯稍留心於家計。則亦不至于屢空矣。故註云。不以貧屢動心而求富。故屢至空匱也。故字好看。○貧富有命。而子貢却留心於家計。故夫子謂其不受命。不受命而貨殖。只一般。陳氏謂貨殖

是不安貧不受命是不樂道。始非也。蓋受命則不貨殖矣。貨殖則不受命矣。語意相喚應。不必分看。屢中雖看屢字見其不中處。亦多何也。不由于學。只用其才質之敏而料事耳。屢空是因回之貧而見其安貧。貨殖是因賜之富而見其求富。屢空只當貧字。貨殖只當富字。

存疑謂回也。於道其庶幾乎。且又貧富初不計較。其家屢至于空乏。夫回之屢空是能受命也。若賜則不受命矣。不受命是于貧富上留心而經營之也。故貨財生殖。此其不如回處。然凡事經其億度則常多中。是亦其所長也。聖人以子貢來與顏子並言。是欲子貢去其不如回者。求其如回者。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蒙引所以不踐迹者質美故也。所以不入室者未學故也。質美而不踐迹。此所以善人之所以為善人。未學而不入于室。是又善人之所以止于善人。本文未有質美而未學字。然其意則如此。

參迹有成法。顯然可見者。室又其中精微玄妙處。善人心体渾然。不曾損壞。往々天資暗合。但非渣滓盡化。欲到神化之地。亦不能耳。此只就善人一時規模說。非謂他究竟如此。註中雖字

然字似不必用來替聖人說話。蓋是朱子解書意。若用以替聖人說。則聖人是評論他話。不見是答于張問善人之道意。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象引小註云。言指論字貌。指色字。此說不是。大凡言論篤實貌。亦在其中矣。色莊只是言偽為於外者。言色所在。一顰一笑。皆色也。

存疑。莊字從篤字生。乃莊重端謹意。○君子者。口如是。而心亦如是。有德必有言也。色莊者。口如是。而心未必如是。有言不必有德也。

參兩者乎字。且信且疑。未可定其取與之意。然畢竟是兩語之。而意自見。不必偏言。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象引冉有問聞斯行諸。是必疑其不可。子路問聞斯行諸。是必疑其為可。而亦未甚安矣。所問雖同。而所以問則不同。聖人固不得不異其所答。

存疑進之者鼓其退遜之懦而為振作之勇使見善則遷聞義則徙而無逡巡畏縮之患也史曰一人兼兩人之資兼人亦當依此看蓋一人兼二人之勇猶云加倍于人退之者抑其銳進之心而為雍容之舉使事必稟白動必聞告而無自用自專之患也

參九行着不得一分退怯却又着不得一分馳驟故聖人曰敏行曰過行只論人制行之精神非廢却行中之節次夫子於此進退兩法總是要二人行得恰好中字不必增入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彖引敢非不敢之敢乃果敢之敢此說未然只是不敢之敢顏子意謂夫子若不幸而遇難回便敢拚一死矣今夫子既無恙則回可以無死又安敢輕拚一死哉

參回既遭難相失何以知夫子之必在曰以天之未喪斯文知之也又曰回何敢死則生死之權固在我而不在匡人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彖引吾以子為異之間此是輕二子非固輕二子也抑季然也

○以道事君。謂不以容悅事君。不以功利事君。而必以道事君。若君不從。則去之。此兩句自相連帶。註亦要看得活。○可謂大臣。與是以二子之才行而擬之。非直謂可以為大臣也。可謂具臣矣。便見得不能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存疑。不可不是說君不從。是以道事君而不從。則不可仕也。然則從之者。與季然意便不好。夫子要使他警悟。故厲其詞。以應之。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言若取二子其意實折季氏不臣之心。

參愚按時解錯會異字。便以帝臣王佐等語入解。不知此異字。

○下道字看正。謂其概然自立於朝廷。不黨同。混俗是也。當屬氣節一邊。講方是折季氏語氣。○夫子所謂大臣。是以大臣之道論。不必有大臣之位者。凡為小官。亦當如此。蓋大臣若不稱職。亦不足為大臣。小官能盡其職。或德浮于位。亦可謂之大臣矣。如此說。方與由求切。道字在始進上。便要以道觀。不可則止。自見。蓋由求之所以進。非道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存疑。民人二句。指費邑言。二有字。宜玩。有民人而宰。則主之。則

經畫統御之略。六窮理盡性之資。有社稷而宰則司之。則駿奔
祈報之典。亦誠意正心之地。何必二句。駭頂上言習其事。即明
其理。何必咕嗶於章句。而后為學。見子羔為宰。亦未嘗廢學。而
奚云賊哉。此乃一貫之學。未可律未學之子羔。然子路初使羔
時。未必有何必讀書之意。祇因夫子責之。而臨時取辨于口。給
以抵荅。夫子不覺流為佞矣。夫子既不好說他是。又不好說他
不是。但責之曰。以此之故。吾是以惡夫佞者。蓋佞之當惡。何待
由。而後知佞之所以當惡。則固因由而益信。
朱註六無此說
泰說者謂費邑數叛。雅治子羔不足以堪之。未是。此當與漆雕

開。未信。泰看。開之才。可仕。而自知其未信。夫子悅其篤志於學。
羔之學。未可仕。不自知其未信。故夫子責子路之使。亦欲其篤
志於學也。

○子路魯哲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
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家引毋吾以。且教他盡言。還未知是言箇甚麼。至則何以哉。方
知是教他言志。假如夫子續毋吾以也。云我有過。幸為我言之。
亦何不可。方知上條虛說。未可就入志字。入亦須在言外。○假
使或有人知爾。將舉而用之。則爾將何以為用哉。試為我言其

所以待用之具何如
存疑謂夫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間固已知學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待而欲為之志則不能知愚謂知弟子者莫若師况聖人乎此問亦是使各言其志以觀其自知之何如且欲因而可否勉勵之耳
泰侍坐時正居則曰時夫子引諸子以言志正欲自言其志看開口說以吾一日長乎爾云云已愀然有遲暮之感何以之間是問其把平居何等學術去應人之知也非必問其人知之後何等設施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蒙引此下三子皆因則何以哉一句說起○看記者下個率爾便知是對下面鏗爾舍瑟而作言○千乘之國慢露出大字下句大國又不止千乘矣

存疑攝乎大國之間則有侵陵之患加以師旅則不勝調發之繁因之以飢饉則糧餉有所不給侵陵不時師旅頻興糧餉不給國之難可知也
蒙存合以由也為之必善政以厚民生善教以淑民志將及三

年之久。可使民皆有勇。不徒勇也。且又皆知向義。以三年為計者。古者三載考績。要其成也。有勇自善。政來知方。自善教來。民生必厚。方有銳氣。若迫于飢寒。則其氣索然矣。勇敢之志。果銳之氣。以之戰。則勝。以之攻。則取。是以力言有勇。而不知方。或用之好勇。鬪狠者。有之。知方是其勇得好。則有尊君親上之誠。而樂為之致死矣。是以理言。○方向向字。指死義說。向義向字。活。○知字。來。○子路不但失之率爾。其言志亦終是有激昂軒發之氣。而不足於雍容。夫子所以哂之。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蒙引求對意。以子路所任者。非求所能也。求不過方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此等小國。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民皆富足。而至於禮以節民性。樂以和民心。如此等事。則以俟君子。非求所能也。蓋冉有謙退。本自遜了。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三年。可使足民者。蓋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均其徭役。薄其稅歛。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如此。則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樂。就化民上說。君子猶言賢者。賢者則能盡禮樂於已。然後能以禮樂化民。

也。

存疑。君子身有禮樂者也。必身有禮。然後能以禮教民。使民興於禮。必身有樂。然後能以樂教民。使民興於樂。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

小相焉。

蒙引。赤之言志。承冉有而言。夫禮樂之事。冉有之所讓。寔公西華之所志也。然華見冉有以此俟諸君子矣。若毅然承之。則是以君子自居。其曰以俟君子。似亦有推讓子華之意。故子華將言已志。而先為遜詞曰。夫禮樂。赤也。非曰能之。願學焉。假如宗

廟之事。或諸侯會同。以服則玄端。以冠則章甫。禮樂之所在也。于是時也。赤則願為小相焉。願為小相。如云。從大夫之後。一般據理。初無大相小相。然禮有上擯末擯之類。不可不知。宗廟會同。依馮氏說。作諸侯事為順。若作天子說。則天之輔相。諒亦非諸侯也。若諸侯會同於天子。則相于何處。贊諸侯禮。端章甫。帶上讀。君相皆然。乃禮法之場盛服也。宗廟之事如會同。不必說諸侯字。至孔子方曰。非諸侯而何。究其寔。則指諸侯也。宗廟只是諸侯宗廟。會同亦是諸侯。不必以天子為主。而小相為諸侯。既以小相為諸侯。則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一說全

相反了不成文理。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家引鼓瑟希非瑟音希也鏗爾帶下句讀以手推瑟而起其音鏗爾也撰具也死字三子言志云皆是素具也點言異乎三

子者之撰似若有雅言者何傷乎言雖異於三子何傷亦各言其志是令點言其志非謂三子亦各言其志也與后面一句不同點之所言皆就今日之所樂而言此便是其志也○方暮春

之時天氣和煦于是冬衣已脫春服既成矣時則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相與浴乎沂風乎舞雩又詠而歸點之志而斯而已矣此一段當發出異乎三子者之撰意思以繳之蓋春服非章服之比童冠非冠蓋軒冕之儔沂水舞雩又非朝廟具瞻之地詠歌而歸各達其達皆非有待於外者也句下意在言表○曾點言志一段若仔細體認令人消得無限利祿鄙吝之心點見得這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一不周匝處觸目都是這道理其曰云者時就眼前觸景一事而言非專以此為樂若專以此為樂則不足為點爾○夫子與點連鼓瑟希澹容意思都該

了更以子路之率爾為夫子所哂照起尤信或欲以喟然嘆只帶莫春者說其言不讓只是千乘之國云則記者着個率爾及鼓瑟希云都無用了而未註尤可據

恭夫子罔志全在用世點全不以功名為念乃獨深與之何也

註云人歌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於此可恭此蓋人惟有見於理胸中無累則筆歌陋巷此心老安少懷亦此

解今人不曾會公笑吾所以勸天下人細讀未註則道理無窮心堯舜事業周公制作亦皆此心故二子見得勢分有難易有

大小曾點見得性分無窮達無內外三子所具待人而行尚取

必於他日曾點所具反已自是即今日而可行以三子而得用

即為於一君一國之小曾點充拓得去能使四海之內無一物

不得其所便是堯舜氣象則所望於門弟子之用世者孰有過

於此哉故曰吾與點也

三子者出魯皆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

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蒙引曾皙以夫子獨與已之志而于子路則哂之於二子則又

嘿為無言未知果以為何如故留身而有請為為國以禮

以辭遜為本而由也其言不讓是故哂之為國以禮字該得

廣讓特其本耳

存疑為國以禮即能以禮讓為國也與不讓是一正一反之辭

不可把禮字當理字看。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

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蒙引唯求則非邦也與其問也微而夫子却答開去不答以不

哂之故安見云云言求之所任固亦君國之事也既許之則何

且其意氣激昂軒發殊少雍容退遜之風非哂其欲為邦也。

須要見得孔子虛空說個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要何用蓋

赤本意豈是要為小相不過擇其卑職而自處耳夫子獨解其

意而知其以宗廟會同之禮自當也今人都不解此意而說得

鶻突了或者以宗廟為天子之祭會同為諸侯之事亦非矣非

諸侯而何一句不可輕地看蓋亦謙言為諸侯之小相而實是

要為諸侯宗廟會同之事。

參夫子既與他又恐失所與來意而索之事為之外則浴沂舞

雩之趣皆放浪形骸之資故因所問而以為邦語之各言其志

謂各人說的都是力量能為恁地寔事三子之志固未可少也

點初意夫子哂由在為國及夫子并與三子之言已知哂由不

在為國故曰何哂由也夫子指出為國以禮來這種經綸便是

在為國故曰何哂由也夫子指出為國以禮來這種經綸便是

性分寔際才力意見一毫湊泊不上乃知此禮流行于一身發
揮于家國天下一時一刻離他不得即春風沂水一段苙容自
得處都是禮意此正謂然一嘆大本領處點尚未之知也反聞
夫子哂由在言不讓益信夫子所許者正在為國也故歷舉求
赤亦均是為邦者何初不蒙許可而獨許已語都為吾與點
也設問迨夫子均許之點而後知夫子之許已者殆有深意不
徒取浴沂風雩之趣為放浪形骸之資已也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

由己而由人乎哉

蒙引克己已字下得最好不曰克私不曰克欲而曰克己蓋利

須與下節相照

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惟知有己故一向徇私去註云謂身之
私欲也身對人私對公公則物我公共人所同然而視聽言動
皆禮矣○克己之外更無復禮是吾本有底物被己推出去
今既克了己外豈有復禮乎所以聖人只說非禮勿視非缺了
復禮意思也謂集註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專指天理下却云
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浚于禮云
○歸猶與也與許也凡物與人便是把這物歸他了稱道人亦

然○把○這○好○名○目○加○他○便○是○把○這○個○歸○他○了○字○義○須○要○解○得○切○
天○下○歸○仁○者○他○能○為○仁○天○下○之○人○聞○之○見○之○盡○稱○許○其○仁○是○以○
仁○歸○之○也○如○俞○然○歸○之○之○歸○今○人○但○見○人○事○做○得○合○天○理○便○都○
稱○許○他○說○此○人○作○事○合○天○理○此○便○是○歸○仁○
存○疑○天○下○至○大○至○遠○如○何○一○日○克○已○復○禮○天○下○便○歸○仁○此○只○據○
理○而○言○也○朱○子○曰○只○是○有○此○理○人○稱○不○稱○固○非○我○所○急○但○言○放○
必○至○于○此○
蒙○引○仁○者○吾○所○自○有○而○自○為○之○何○假○於○人○之○助○而○六○非○人○所○能○
助○在○我○決○之○而○已○我○要○為○便○為○机○言○其○所○係○也○既○係○于○我○則○決○

之自我矣

存○疑○凡○事○由○人○則○有○所○制○故○雅○若○由○已○則○無○所○制○這○私○欲○是○我○
心○自○要○的○我○不○要○便○不○要○禮○是○我○自○家○有○的○物○一○要○便○在○這○裡○
何○難○之○有○

叅○彖○引○謂○克○已○之○外○更○無○復○禮○予○意○恐○未○然○看○大○全○小○註○云○克○
已○便○要○復○禮○便○要○二○字○有○工○夫○在○內○若○云○克○已○更○無○復○禮○只○須○
云○克○已○為○仁○便○了○又○何○云○復○禮○蓋○語○意○謂○克○已○而○不○復○禮○是○
頑○然○一○物○如○原○憲○克○伐○怨○欲○不○行○如○何○便○是○仁○仁○乃○生○生○之○理○
流○行○于○日○用○事○物○之○間○故○又○要○復○禮○始○為○仁○下○文○四○勿○不○成○合○

眼○閉○口○一○概○不○視○聽○言○動○亦○須○擇○有○禮○處○視○聽○言○動○也○擇○有○理○
處○即○是○復○禮○工○夫○夫○子○但○未○說○出○其○意○確○是○如○此○但○隨○克○隨○復○
不○是○克○盡○方○復○禮○也○一○日○字○宜○活○看○即○欲○仁○仁○至○之○意○一○日○
天○下○四○字○緊○串○着○方○見○得○效○之○甚○速○而○至○大○不○由○平○日○積○累○
說○這○克○復○全○在○一○念○發○動○已○所○獨○知○處○用○工○無○此○子○顯○露○于○
外○人○何○從○助○之○我○亦○何○從○假○助○于○人○故○曰○由○已○而○由○人○乎○哉○由○
已○即○是○下○面○四○勿○工○夫○以○其○在○至○隱○至○微○之○地○人○不○能○而○與○故○
曰○不○由○人○若○只○泛○云○為○人○在○我○非○語○氣○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蒙引夫子要他克已復禮顏子便曉得何者為已而在所當克
何者為禮而在所當復但不知是要他克去何件請問其目是
要夫子指出條目所在與他去下工夫夫子既答云他便請
事斯語○四勿不必分謂防其自外入謹其自內出言動皆有
所觸而後發如何說是謹其自內出者要皆是制外養中也
存疑視聽言動有一毫不當為處便是非禮便是已私顏子之
非禮與人不同只是微過不是顯過○人之一身只是視聽言
動四件非禮皆勿克已之條目盡矣此顏子之所願聞故一聞

四書定解

下論顏淵

十六

九卷

其教而遂請事也。

○仁由已意○參愚按四勿工夫不但臨時禁止全要在物我未交時須有存○養工夫存養處正是由已之已字○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蒙引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只是敬出門使民而不敬者有矣未○見賓承祭亦是借用語有見大賓承大祭而不敬者也此亦因出門使民以示例耳○

存疑出門時其心常檢就如見大賓時一般則無地不敬可知○○慈○在○賞○怒○未○懸○也○使民時其心常畏就如承大祭時一般則無日不敬可知敬舉

此兩句為操心要法非謂下手用工即此兩處如上章所云視聽言動也舊說賓祭之大敬亦大似看大字太拘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勿字即上章之勿有禁止意其所不欲者勿施則其所欲必施矣邦家無怨根私意無所容來蓋吾心無私即有以當乎人心之公故無怨此與天下歸仁一意但其氣象廣狹不同參出門使民只是拈出話頭說一出門無時不該說一使民無事不該正不必添未出門未使民蛇足此兩語已貫動靜而言却又下勿施二語又把入念頭流行處提出言此心一無走作隨他念頭四起只不容私意主張這種心境打做一片在邦在

家自覺無怨。須知怨根消處。正顯得我全体圓融。聖人說此二語。不重在有效。正重在自已工夫耳。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蒙引牛多言而蹠其病在於心不存。夫子答其問仁。何不只告以存心。使其於病根所在致力。而乃以訥言告之。何耶。曰自源固可以及流。泝流亦可以得源。故但訥其言。心便收攝在固一舉而兩得。如此則得訥言字面出於牛。易於体認。省察耳。○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女知仁者之言訥而已。而不知仁者之言所以訥。蓋仁者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不胡亂做者必不敢胡亂說。是則其言也訥。似若未足為仁。而其所以訥者在於心之存而為之難。則仁不外是矣。

存疑遇事之來。商量籌度。至再至三。不敢輕易苟且。熟思審處。必至十分停當。然後做。此是為之難。因司馬牛小其言也。訥不足以盡仁。故又說此一句。蓋舉重以明輕也。都是仁者事。言仁者於事畧不輕易為之。甚難。况其言敢有輕易乎。故曰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得無訥乎。容易說。作言必顧行。參不曰訥言而曰言訥。此是指見成者說。夫子非教他言上做。

四書定解 卷之六 顏淵

工夫正教他於所以訥言處着力○下得無二字見有不得不
然處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
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蒙存合憂懼是一時事不必分未至已至夫子此語原在心上
說不在事上說在平日上言不在一時上見因牛不省得故未
二句解之內省不疚無工夫工夫在前面註自無憂惧自字當
玩心上無私自然無疚何憂懼之有縱有可憂懼者亦以理自
信慮雖生死能入其心哉

參說箇不憂不懼像此心硬作主張及夫子拈出內省不疚而
又以何字換不字始知非不憂也非不懼也蓋由沒有一此病
痛此心快然自懽於何有憂自反而縮於何有懼這何憂何懼
淡內省說來亦只在自心上論若境遇豈能必無但雖有亦如
飄風之過於我心毫無關涉內省怎麼便能不疚要見還有平
時克治工夫不然又未免闌入晉人麀壇酒社於此見聖賢學
問入手處但此在言外不省道及故曰有戒慎之君子則有不
憂懼之君子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 子夏曰商聞之矣 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蒙引：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述此，只要得天命二字出。言牛之有兄弟，無兄弟亦天命也。何必憂。固非牛憂桓魋之將死，而子夏言死生有命以寬之也。存疑：敬該動靜，與人恭是與。人交接謙遜也。敬非難，無失為難。恭非難，有禮為難。敬而無失，則持身無過。自起人之愛敬，恭而不及，則致人之怒。恭而太過，人亦不以為德矣。皆不能得人之愛敬。恭而有禮，然後人愛敬之。愛之便是吾之兄，敬之便是吾

之弟。

一層。○ 參：四海皆兄弟，在自家身上，看出不重人之應。我感化意猶落

○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存疑：譖人者，若驟而語之，直而言之，則人燭見其情而不信。惟今日沒緊要，投幾句，待數日後，又沒緊要，投幾句，如此者，久之，本是有意要譖毀人，却似無意一般。則人都不猜疑。想已之冤，若說不切，便不能動人。惟說得利害切身，本是被罵，却說被

兵又缺食而散亡。是兵又不足也。則姑去其一。何者在所先乎。又言只據食信二者若不容兩全。則當何去。如揭忠義以激人心。人人與我為守。然城中之食已盡。如欲得食。必須棄信棄城。然信不可棄也。欲存保城。必須得食。然食不可得也。必當去其一也。子曰去食下二句。則言食可去而信不可去之意。泰三者一無可恃。則何待至不得已。必三者備而後去。三者備又安有不得已之時。此不過設為問難之詞耳。去兵去食皆有所恃而去之。至于民信則去兵而兵在。去食而食在。去兵者○兵去食○斷就無兵無食時言干戈器械不求其備耳。制樞可樞是也。去食者去倉貯積貯耳。然而問關之蓋藏。急公效上。皆吾食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象引棘子成疾時。人文勝而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此說本崇本抑末之意。君子也。然意雖厚而言則病。今雖駟馬不能追其舌矣。言出于舌。駟馬之行至速也。駟不及舌。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夫子但知質之不可無而不知文之不可無也。蓋文猶質。猶文文質一般。重不可相無。夫君子小人之所以分辨者。全賴有文在。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

君子小人無以辨而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蓋虎豹之皮所以
異於犬羊者獨以其毛之不同耳若去其毛則鞞一也
存疑文質二字時說謂只在言動上見又單以行事言皆所謂
求其說周末文勝那一件不靡麗子成有激而言寧專有所指
末二句要會子貢語意只在文不可盡去一邊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對曰盍徹乎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
不足君孰與足

象引年饑用不足既是年饑則民貧矣却要加賦哀公此意是

如何殊不可曉哀公意固謂年饑民不能供所賦而國用有不
足奈何是欲加賦以足用也

存疑年飢民賦稅不能辦故用不足夫年饑民正賦且不能辦
如何又欲加賦乃是欲今後加賦使國有餘積以備飢年不致
臨時缺乏不是目下就欲加賦也○徹是十取其一魯之舊也
當時已十稅二盍徹之對是欲復其舊也哀公方欲加賦有若
乃欲輕賦何其相矛盾也哀公之加賦是欲富國有若之輕賦
是欲富民○富則年飢有備君或不足而民自有以供之國富
則民貧遇饑年君雖有備民將起而奪之不得享其富是富民

者正所以富國。而富國者遠所以自貧也。有若之言真帝王足國之道矣。

蒙引以一分稅之於上，百姓固足矣。君亦何至獨貧。若十取其二，又從而加之，則百姓不足矣。君亦安能獨富。君孰與不足，言誰忍坐視其不足而不之助哉。上好仁則下好義，所謂車乘芻粟民為之出，錢穀金帛民為之供也。君孰與足，言誰放他獨足。明其不能獨享其富也。民富君亦富，民貧君亦貧。君民寧不一體。君民既一体，何必孛歛於民以取足於己哉。亦要行徹而節用耳。

泰足不足，宜絜徹法之行，不行論徹者均也。各足之謂均，百姓各得其私田而足，君合一國之公田而安得不足。此均之義也。徹者通也，相足之謂通。君能施其公之積者，令百姓之足，民安能匿其私者，令君之不足。此通之義也。泛講足字者非。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象存合主忠信是真實欲為善，未有工夫。徙義方是工夫。無忠信之實心，雖欲徙義，竟無實事。德無自崇，有忠信之實心而不徙義，徒守個朴實頭而已，更不能有進步處。亦不能崇德也。欲

崇德者必也。內主忠信，使存于心者無一念之不定，而外徒乎義，使其於事為之間無一毫之不當。理夫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德其有不崇乎？

蒙引：只是一個人在此，我愛之欲其生，我惡之欲其死，惑處已

在欲其生死了，忽然要他生，又忽然要他死，造化生死之柄，豈在吾手，奪中耶？甚矣其惑也。此是指其惑之所在，辨意在外，所惑在此，於此辨之可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象存合君君臣臣，非是君盡君道，臣盡臣道，只如云君便當是個君，臣便當是個臣，而要其所以君君臣臣者，則自盡道來也。父子做此，景公是有君父之責者，當重君父上說，講語切時事。

方是不君不臣不父不子，則綱紀已壞，而不成個政事了。其能國乎？吾得而食諸，言必危亡，食不下咽之意。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蒙引：子路無宿諾，正以平素之所養而言。夫子許子路片言折獄，正以其有無宿諾之操也。特辭不及耳，故門人遂記之。非唯以見子路之所以能片言折獄而亦以見夫子之所以以是與

子路者良有以也

○恭○片○言○折○獄○不○是○子○路○寔○事○乃○虛○構○其○詞○以○贊○之○贊○嘆○處○還○在○其○由○也○句○折○非○折○斷○之○折○乃○折○服○之○折○全○要○摹○寫○人○不○忍○欺○他○的○意○思○可○以○二○字○蓋○自○其○素○行○許○也○記○者○悟○得○此○意○故○實○之○曰○無○宿○諾○余○甥○何○六○子○云○此○不○是○贊○美○子○路○正○借○此○為○當○時○以○片○言○折○獄○自○矜○者○之○戒○意○謂○有○子○路○之○無○宿○諾○方○能○如○是○記○者○會○得○夫○子○此○意○故○申○詳○之○此○解○亦○通○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恭○陳○新○安○曰○聽○訟○者○決○民○之○爭○無○訟○者○躬○行○化○民○而○民○自○不○爭

無訟可聽非禁之使然默化潛孚若使之耳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存○疑○居○以○心○之○存○主○說○實○不○離○却○事○蓋○人○之○行○事○都○有○個○心○為○之○主○也○言○其○居○乎○政○也○必○無○怠○倦○自○筮○仕○而○至○致○政○自○入○官○而○至○宦○成○一○段○立○政○之○心○無○替○也○外○面○政○事○都○是○就○真○心○寔○意○上○行○出○來○不○徒○文○飾○于○外○以○為○美○觀○是○忠○也○
○恭○居○即○行○之○宅○心○處○行○即○居○上○發○出○來○二○句○雖○平○說○而○意○實○相○承○要○之○一○誠○盡○之○矣○退○藏○處○天○行○不○息○而○作○用○處○皆○真○性○流○行○此○為○純○玉○之○道○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蒙引此以君子小人之用心不同言然其所以用心有如人之不同者一則以其所存有厚薄之殊一則以其所好有善惡之異以所存之厚薄言之君子存心厚愛人以德故成美不成惡小人存心薄樂人之短而忌人之長故成惡不成美以所好之善惡言之君子自家好善故見人之善便喜心生而樂成之小人自家好惡故亦喜他人為之此皆情理之必然
參成美要發出君子一片轉世大力若無此大力恐有婆心亦濟不得甚事試看小人敗美濟惡亦有極大惡力何況君子美

惡猶云好醜兼念與事有個端緒而護持挽回之非平白教人為善也在一人身上看不成惡正是成美處一串看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存疑政者正也是解政字子帥以正方是就已身上說蓋政是正人然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也大全蒙引政者正也就作正已以正人說恐未是
參帥有倡率之義須以振紀綱肅名分說方切康子身上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存疑民之為盜生於欲心而所以率之者上也苟吾子之不欲

則上行下效。廉恥風行，雖賞之使為盜，而亦不肯為矣。賞之乃假設之言，明其必不肯為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蒙存合無道者惡人，有道者善人，欲殺無道是罪未至死者，意謂稂莠不去，嘉禾不生，有道者每為無道者之所病，故欲殺無道以成就有道。欲善欲字重，謂其只欲乎善也。此下是譬喻，子欲善而民善之理，君子之德能感，故曰風，小人之德應上，所感

者也。故曰草二句，且虛說若說殺了便起不得草上之風，必偃。恭欲字如飢食渴飲，無時放下，是就心苗真切處說，而民善而字全無間隔矣。字甚決，君子之德二句，正以勢分相臨處言之。正見為政者之易於鼓人語，回他殺机二德字，雖虛亦領上善字來。風草是借言，不是喻言，上字只依字而加尚之意自在其中。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蒙引士何如斯可謂之達。要見得所以達之意。若只是問何謂之達。則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張已自認出此意了。達者德乎。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是達字之正義。非子張舉達為問之本意也。德乎於人。又行無不得之由。然此皆達字內意。若質直好義。云則皆修於己之事。非德乎於人也。○在邦必聞二句。是自解其所謂達者之意。認聞以為達也。言在邦在家皆有聲也。非謂在邦則名聞于邦之人。在家則名聞于家之人。○子曰是聞也。非達也。達與聞相似而不同。不可不知也。夫達也者。其始也。初非有心於達也。不過自盡其自修之實質焉而已。無華飾也。直為而已。無邪曲也。然質直特正其在內者。却又好義而外面處事。一一要當理。然一於質直好義。又未免觸於人。故又須檢點仔細。於接物之際。察人之言。觀人之色。恐吾之言行。未慊人意。而思慮。只要下人。惟恐意氣有一毫加于人。而取人之怨怒也。○九若此者。皆自修于內。云云。而人信之自然。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此則所謂達也。然則達豈聞之類哉。而其達也。亦出於自然耳。豈固有心以求達者哉。○不可以質字當忠。直字當信。此以意未解。

存疑好義不但好之就有行了是義以制事使事合於義也。○

凡人有所不足于人。必見之辭。色察言觀色。恐吾之接人有未是而不足于人。而一心思慮。只要卑下於人也。察言觀色。是為下人。張本慮以下人。就接察言觀色說。
○便○不○是○求○開○的○念○頭○恍○
○忒○下○學○上○達○意○思○
○好○義○與○別○處○因○時○制宜○不同○言○只○就○素○位○中○所○宜○做○底○做○去○
更不奇奇怪怪。別做驚世駭俗之事。○下人不在外面聲音咲貌。就是那察之觀之處。一種思慮。不敢忽畧。高亢意故曰慮以下人。此是馴擾血氣的工夫。與上句非兩層。此非謙恭以周人事也。以下節反照。乃疑不自居意。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遠。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蒙存合色者。外貌之謂。仁不專指仁愛。此專言之。仁乃吾心自有之物。欲仁而得仁。又豈有假於外者哉。色取仁是本不仁而外面取個仁來粧飾也。須看他所以色取仁者。是何意。豈不是假作仁以瞞人。使人皆以為仁乎。曰色曰行。皆見於事。了正是不好義而不質。直在其中。不可以色取仁。對質直行。遠對好義。
存疑之字。指仁居之不疑。是以仁自居而不疑。蓋自疑則人之信矣。故泰然自居而不疑。欲以瞞人。使人信之也。若要其本心。豈真能無疑乎。

四書定解
下論 顏淵
四十
九卷

○ 泰來註善其顏色以取于仁而行實背之之字指心說是說外面所行的與本心不相符合不是與顏色相背

○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 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 蒙引崇德修慝辨惑皆是心上工夫理之得於心者崇之惡之匿于心者去之心有所蔽惑則辨之都是心上工夫故夫子善其切於為己又修慝辨惑皆崇德內事
存疑曰事曰得此就崇德上說事是崇德之事得是德之崇夫

有其事者必有其功若未為而先計之或方為而或圖之則其心已不專正之不得而急心乘之者有之德何由崇惟先其事而後其得一味去下崇德工夫至於德之崇則後之略不計為則心一而不分功常而罔間義理之得於心也由近而致遠積小以高大日進而不自知矣
○ 蒙引攻專治也最要看得專字意今也專以治己為心專以自治為事而不暇及於責人何惡不去所以修慝也人之常情責人常重責己常輕總有心去責人自家過惡便鹵莽而不暇治矣
○ 一朝言其忿不終朝暫時之忿非不共戴天之讎終身之

恨也及字解不及矣之及如以一朝暫時之忿甚微而禍及其親甚大此豈非惑與知此為惑則有以辨之而懲其忿矣必辨其惑方能懲其忿

參須要認得慝字分曉那無字便得力蓋顯然過惡還易掃除惟在心曲隱微處那頭緒渾不見若真箇理會得便見前念方息後念又萌此方按伏彼又竄發方苦主弱而客強雖欲攻人自是無暇不是禁止他也不是用力拏住他凡暇於攻人者只是未嘗攻已惡也忘身及親只形容他偏見執迷即身且不顧併親亦不知而一味為忿所逐即在忘字上見惑非真謂殺身之禍及親亦非謂傷身而辱及其親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蒙引愛人知人亦以己能者言此以仁知之用言然亦可見其能仁且知蓋本末未嘗相離令答樊遲獨專舉用言使其有所下手耳樊遲未達者以為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吾為仁不知

以書定詳 論頴淵 四二

矣為知不仁矣柰何故猜疑而不能自解夫子因解之云自此
不相妨舉直錯諸枉自能使枉者直舉直錯諸枉謂辨其孰直
孰枉吾舉其直而錯諸枉者彼枉者亦有所懲而自矯枉為直
着個使字是吾能愛人也上文加知仁分說此因其疑而令仁
知說遲以夫子之言第為知者之事故只曰問知又未達所以
能使枉者直之理而以為此句閒了不知欲何用耳故曰樊遲
之疑在下句遲述所聞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夫舉直錯
枉吾固知其為知矣但使枉者直則未知其意之所在也不知
此於智的道理何指子夏答云此意自有所該也○富哉言乎

言只是一句言不為富其富者言中所含之意也然不可說出
說兼仁知看下文註中蓋字此句正應吾見於夫子而問知意
選於衆舉臯陶伊尹舉直錯枉也而不仁者遠則能使枉者直
矣然則夫子斯言豈專為知者之事哉○不仁者遠不仁者若
化為仁只在眼前但既化便若不知其遠去了底一般
存疑舉直錯枉知也使枉者直又不止于知矣夫子二語已包
子夏之意子夏之言益發明夫子之旨
○不可太泥
參此條引舜湯亦是姑舉此二事作個影子以明舉直錯枉二
句意須要露知字明白而仁字則但渺茫猜度略點以見富哉

四書定詳
論語
卷三
九卷

言乎之意。非便是說知。又兼仁也。不直講破仁字為妙。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蒙引。告非難。忠告為難。道非難。善道為難。忠告非難。忠告而又
能善道為難。道引導也。善道。亦不出忠告之外。不可非不肯也。
言不可以忠告而善道也。
存疑不可則當止。不止則自取辱。然必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
後可止。未能忠且善為。而泛然告之道之。以彼不從而遂止。則
在我者。尚未能盡。遽欲責人。非交友之道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合泰四書蒙引存疑定解卷之十 下論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蒙引。先之勞之。不相襲。是兩件。先民之行。勞民之事也。一是本。
一是末。皆是政裏面事。先之勞之。教養俱舉矣。○子路則以為
政亦多端矣。先之勞之之外。豈無所當用心者乎。夫子以勇者
喜于有為。而不能持久。能先之勞之於終。故以無倦告之。意云
先之勞之二者。儘足了。何須益。只是無倦便好了。無倦是益之
也。

恭文字。○二字。○二字。○二字。○只是不厭。○燕。○辨。○可。○文字。○形。○而。○文字。○
○中。○許。○精。○學。○也。○燕。○上。○重。○於。○燕。○之。○用。○耳。○
○其。○疑。○歸。○其。○精。○長。○心。○文。○會。○文。○其。○意。○凡。○心。○文。○論。○文。○與。○心。○文。○辨。○以。○一。○辨。○
○也。○心。○文。○心。○文。○字。○重。○
○意。○信。○會。○文。○非。○對。○會。○也。○心。○文。○會。○之。○也。○燕。○以。○非。○燕。○燕。○以。○也。○心。○文。○辨。○之。○

子而至矣馬用稼

存疑樊遲遊於聖人之門請學治稼之事聖人拒之曰稼之事
老農知之吾不如老農安得為子言請學治圃之事聖人又拒
之曰圃之事老圃知之吾不如老圃安得為子言聖人兩言不
如拒之者至矣遲之學疑不能問及其既出聖人明言以示之
曰農圃小人之事而樊遲乃欲學之小人哉樊遲也獨不有大
人之事乎上好禮而自處以敬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而事皆
合宜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而有孚惠心則民莫敢不致其情
寔於我禮義信大人之事也盡大人之事而有其應如此則四

方之民皆襁負其子而至而為之耕矣。為用稼。豢引四方之民不可說。營東鄙西越南。薊北只是大概說。與天下歸仁同類。○為用稼非惟不屑為自不用為矣。孔子只說個不用為道理。○自上好禮至為用稼都是吾不如老農句內之意。才說吾不如老農便有許多意了。○
參兩不如非謂吾之托業別自有在不似此也。如此則樊遲不應再請了。試看樊遲此等見解。視天地民物渺不相關。夫子特點出小人兩字以破之。小人不是志趣之卑。只是一夫一人之事。無與天下國家之計者也。故歷舉吾儒大段學問以開闢稼

圃心胸與他處涉感應者不同。若說壯行有待。猶是空談。須知吾輩起手便要與斯世斯民為念。便要做得居人上的事業。非必待達而在位方為上也。夫禮義信豈獨上人事。為用稼正見此種大學問在萬物一體處。打點規模宏遠。那裏用得稼着。不必說到代耕有人。○三好字與兩學字應好。非文貌是真心。○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豢引不達不通於政理也。當行不行不當行而行也。或行之而裁處不當皆不達也。非惟不曉知而已。就行上說。○使有正有

介正使不能對。則衆介助之。專對是能不用衆介之助也。以訓用為語助辭。言何用誦詩為一說。誦詩雖多。何所用哉。小異。泰。此是示人以窮理之學。際要在心得二字上。不達不能專對。都。由平日無躬行體驗功夫。只口頭誦過。故無發揮之用。耳誦字却是不好字面。○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見政治。此是本旨。非為為政言也。但為政者。不過明情理。善政治而已。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亦于其所載之人情物理上。驗見得。讀詩而有得。為則法其所以得。而盛者戒其所以失。而衰者故達。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蒙引此主教民者言。謂上之教民不在於令而在於身。其身若正。雖不令民而教自行。身若不正。雖令民如是而亦不從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蒙引魯衛本是兄弟之國。以今日觀之。兩國之政也。正是兄弟。魯則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君不君。臣不臣。衛則不父其父。而禰其祖父。不父子。魯衛之政相似如此。故孔子有此兄弟之嘆也。兄弟言其相類也。泰。此章夫子本意。正為周公康叔之遺風猶在。而無人振起之。

故嘆其哀有惜之意○有○望○之○意○不○必○將○魯○衛○不○好○事○來○較○量○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

苟美矣

蒙引善居室言善為家也○合者初湊聚而未倫也○完則備矣而

猶未至於充足而有文采也○富則有餘○盈溢而文生矣○故曰美

但人皆知苟字重而不知矣字之意見得荆之知足處○三有字

言家中所有家中之百爾器物用度之類○非指所居之室也○

恭○二○曰○字○是○形○容○他○心○裡○的○口○氣○須○知○取○子○荆○之○意○只○在○不

以○貴○介○公○子○厚○自○封○殖○以○奢○侈○靡○麗○相○高○非○如○君○子○之○淡○薄○清

淨理以制欲者然亦見得有所以保世克宗之意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

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蒙引僕執轡在手也○夫子入其境見人民生聚之衆因嘆曰庶

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道以加之○曰庶而不富則民生雖衆

而無以遂其生必也有以富之○冉有曰既富矣又何道以加之○

曰富而不教則民生雖厚而德不止未免近於禽獸矣○故必有

以教之也

泰○此○聖○人○仁○天○下○之○心○特○因○衛○而○發○不○必○粘○着○衛○民○上○庶○哉

一嘆夫子即不言富教而無窮情思已盡備其中矣想天子出
口時直是經綸滿宇宙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蒙引苟有用我者謂委國而授之以政也只消一年十二月而
○可○字○有○成○字○有○成○深○如○此○解○方○醒○
大綱小紀次第舉了若至三年則治定功成化行俗美便是為
東周乎所謂至於道也

存疑此章記於遠衛之後註謂為繼而發則所謂治功益不
富教三事曰三年者大約亦三載考成之意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蒙引百年祖父子孫相繼也勝殘去殺相連說勝者盡也若為

惡者都消化漸盡了一般

泰時至春秋專尚殘酷一片俱是殺業世界夫子慨然有痛于
心故慨然遐想古人之言謂不必聖王制世便得善人亦可以
勝殘去殺此一字一滴淚也誠哉一句全要貼此意說得懇
切若只着贊嘆口氣恐猶未盡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蒙引不可謂王者受命而興謂之聖人受命而興則可既是王
者不消言受命而興矣仁者究竟是主王者故曰教化洽蓋此

仁字是其布之天下者也

存疑人身必血氣周流貫徹無一不到方是仁若一處不到則

壅滯而不仁矣天下必教化周流貫徹無一人不被方是仁若

一人不被則教未洽而不仁矣

參王者謂與道致治之王者非受命之王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蒙引為政所以正人然苟能正其身矣於從政以正人也何有

苟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章無註下二句便見上二句意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

以吾其與聞之

蒙引冉有退朝家臣見大夫亦曰朝如公叔文伯退朝朝其母

大凡以臣見君皆曰朝家臣之與大夫自是君臣何晏也晏晚

也遲也非日晚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冉有所聞實是國政

非是家事夫子亦知是國政但其時季氏專魯政不議於公朝

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則雖政亦事故天子若為不知者而言

云正欲開曉冉有使知國政之不可私議於家也

存疑如有政三句見宜聞不聞難以言政則其為事可知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

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與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蒙引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然亦有曰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則必戰兢。臨深履薄。無一事之敢忽。所謂后克艱厥后者矣。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與邦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則為桀紂之拒諫。遂非毒殺諫臣者矣。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存疑章內四期字同。作期必看二為字。非閑字。君乃邦之主。臣為邦之輔。正在為字上。而所以難者。搃是天命不易。疑人心不易。懷也。言莫予違。不分善不善。兼臣民言。莫之違。單指臣言。如其善二句。以起下意。下方是答喪邦之問也。參為君難二句。須要看兩為字。是盡其職稱其任。而毫無忝愧處。方見其難耳。君臣一体。惟為君難。而為臣斯不易也。合上下節。須抑揚重君上說。如知二字。有一旦喚醒之意。然只就人言上。添箇知字。便含意無盡。不必填入敬天法祖等語。如其善字。就言看。合天理當人心。便是善。不亦善善字。就善言看。

出其言善則上不為驕。逆其善言則下不為諂。故曰善。此節語意謂惟言莫遠之語。決是不可。只言出得善的。而莫遠則猶庶乎其可也。若曰方纔不至於喪邦耳。精神正與下句相呼應。○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蒙引聞其風不必依新安謂聞近者悅之風也。兩其字同。近者得被其澤。遠者不得被其澤。只是聞其風而已。兩句平說。然先言近悅而後言遠來。亦見必近者悅而後遠者來也。○參問政亦大概問遠近。亦泛說境內境外。說近悅遠來。要說得間。只是為政以得民心為本意。勿用力說。只欲公驗民情。以自考耳。亦不可作為政之效看。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蒙引本文兩開說。蓋欲速自是以速為利也。見小利又自是無大規模意思。非謂因是利其小者故欲速也。然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見小利而不欲速者。亦未有欲速而不見小利者。存疑為政有許多事。又要時候到。無容速得。譬如十日之程。一日一程。行得盡時。自然到。今一二日就要到。必敝車墮馬傷足。而反不得到矣。註急遽無序。此句尚在欲速內。為政須以速大。

自期待。如養民必無一夫不遂其生。教民必無一夫不復其性。若見得民略能自立。不至為餓莩斂戢不大為惡。便說治已至了。則其治僅至小康而止耳。安能至於遠大。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蒙引。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葉公之問。已自許其直矣。故只曰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而不曰如何其意。蓋謂莫親于父。猶且證其惡。則其直也。為何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雖不求為直。然而順天理合人情。直固在其中矣。尋常說隱與直正相反。

天子此言。非指隱以為直也。只是隱其所當隱。於天理人情為當。故曰直在其中。直便不隱。而此以隱為直者。直之推理之經也。

存疑無隱直也。治直之名。害父子之親。不直之大者。然石碻之為父。而不隱其子。李璡之為子。而不隱其父。懷光者弑逆大惡。不可隱其事。尤重于父子之倫也。

○參證。父攘羊。未必定有其事。葉公談此。以問難耳。○直是人心之最真處。證父攘羊。有多少忍心。害理所在。隱與直。反然當隱而隱。雖欲不隱。而不可得。正是真心作用。不屬轉念處。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蒙引樊遲問仁子曰仁體事而無不在在皆有此理也隨在
而盡其理則此心常存而仁不外是矣此之謂仁所謂心存而
理得者○雖之夷狄居處不可不恭執事不可不敬與人不可
可不忠也此言所以勉其固守而勿失此註在言外然固守勿
失便是不可棄意
存疑居處是主一身言不專指靜蓋恭主容若謂居處是靜則
燕居而容非燕居申矣居處恭持身之敬整齊嚴肅是也敬
者主一無適之謂忠該得信為人謀而不忠此忠也與朋友交

而有信此忠也

恭恭敬敬忠即仁之作用不是持此檢束此心然三者亦總是一
個心但在居處上叫做恭在執事上叫做敬在與人上叫做忠
而居處執事與人不可認定只是指點仁中實際到處流行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
君命可謂士矣

蒙引人之志患在無所不為人之才患在無所能為行已有恥
志有所不為也使不辱命才足以有為也本末兼全士之為士
如此

參行已三句一意不必分志才士人自立只有一已而已之防
開只有一恥然不曰立已而曰行已此蓋不在株守一身上論
允已之運用處皆要有一個恥心以砥礪此正是研幾克己的
學問使四方即已之行處也以恥是持斷不至貽辱於君以不
辱成其有恥正行已之真作用也不重才說○行已有恥及其
使於四方又能不辱君命舉一事以見其才此正說也行已有
恥因是為四方所重能不辱君命此偏中之正也行已雖能有
恥而不能不辱君命終非全士此偏中之偏也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